

邱志杰:艺术也可以心灵救助

整个证大现代美术馆都是一股“煤”味,墨汁从天花板上滴下,慢慢的注入玻璃葫芦中,蝴蝶在馆里飞舞……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展览正是著名当代艺术家邱志杰2008年的大型新作个展《南京长江大桥自杀现象干预计划之一:庄子的镇静剂》。蝴蝶、葫芦等道家典籍中提到的元素被艺术家引入到装置作品中,试图用艺术语言给当下快节奏物质生活下的人们注入一支庄子的镇静剂。

◎本报记者 杨琳

该展览以南京长江大桥自杀现象为背景,历史文献和装置艺术作品交叉并用,展示了艺术家和自杀救助者在南京长江大桥上选择轻生的人所进行的行动和心理上的干预。这是艺术家庞大叙事《南京长江大桥自杀现象干预计划》的序章。

策展人高士明在开幕祝词上称邱志杰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集成电路板”,还用“别开生面”来形容这个展览,实际上这个词还不足以描述真正置身于这些艺术品中间以后那令人震撼的感觉,现在就让我们从这个展览开始慢慢体会这位将工作与实践贯穿于整个当代艺术并一直在探索和创造艺术新的可能性的当代艺术“集成电路板”正在做什么,又将会做什么?

伟大也是一种危险

在展览的入口处高高悬挂着一张《人民日报》,上面是1968年12月30日对《南京长江大桥提前全面建成通车》报道。“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我国工人阶级创造世界桥梁史上伟大奇迹”作为副标题表达了当时南京长江大桥在国人中的地位。展览的导引就从此处开始。

进入大厅首先见到的是一大块如同奖状形状的锈迹斑斑的钢板,奖状上南京长江大桥的图形又被切割出来并被掰成直角形,如同利器一样指向观众。这里,伟大的“南京长江大桥”似乎变成了一把凶器,形成伟大事物与个体之间的共存和撞击,或许这就是艺术家

的“一切伟大事物都带着疤痕”。在通往艺术馆二楼的楼梯边的白色墙壁上和二楼展厅的“档案馆”里还贴满了艺术家从全国各地收集的150多幅印刷有南京长江大桥的奖状,邱志杰似乎想向观众表达那些轻生者选择如此壮烈伟大的建筑来结束生命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对伟大向往的象征。

别把庄子给忘了

艺术馆一楼展厅被艺术家称为“晶体”部分,又叫“舍利子”。这是最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品的部分,是由装置和行为表演等视觉形态组成,是艺术家在调研过程中的经验、感悟和思想的物质化,但这一物质化过程并不是对于现实的直接再现,而是把现实当作丹炉之后所炼出来的“内丹”。

走进展厅,你会看到从天顶垂下一根细长的输液器和控制液体流速的节流器,黑色墨汁正被缓缓注入进放置在地板上的透明葫芦中,当一个葫芦被注满后,艺术馆工作人员将换上另一个空葫芦。空间的另一头,一个透明的巨型葫芦对应地横卧在地,若干只黑色蝴蝶在大葫芦中或振翅或栖息,特效灯光制造出水波纹的视觉效果,人们仿佛置身在了水底,如梦如幻。该场景表达了《庄子》中表现庄子齐物思想名篇《庄周梦蝶》的意境:从前有一天,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自己非常快乐,悠然自得,一时忘我。庄子认为人们如果能打破生死、物我的界限,则无往而不快乐。艺术家试着以这样的表达方式来



提醒人们不必拘泥于一时的得失和悲喜。人生的快乐与不快乐往往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如能跳出自己思想上的盲区便能达到“无往而不快乐”的境界。“人只有把庄子给忘记了才会去自杀。”邱志杰用这句话概括了这个装置的含义。

打破观念的围栏天地才更广阔

再往里,8米纵高的展厅整个被还原成3层用纯煤制作的考古现场,地面上满是用煤做的乌鸦浮雕。与第一空间所构造的“仙境”相对应,黑色的第二个空间所带来的压抑感和厚重感让人不禁联想到“炼狱”。走上艺术馆二楼俯瞰“考古坑”,在人与考古坑之间是巨大的凭栏,凭栏扶手用纯煤拍打而成,上面满是人的掌印和镶嵌其中的乌鸦的羽毛。当人们撕掉嵌在凭栏里的羽毛,留下的则是羽毛“化石”般的痕迹,或许这也是一种生命的痕迹。



《庄子的镇静剂》

当观众踏入考古坑的时候,地面那些用煤制成的乌鸦被踩得粉碎。随后会有工人将这些煤渣粉末收集起来用水和匀之后,重新又在地面拍出乌鸦浮雕。艺术家所要表现的是生命轮回的意义:“煤是森林的尸体,而乌鸦是鸟的尸体。毁灭的生命创造了新的能量,新的能量又带来了新的生命。”这就是生和死的本质,毁灭是另一种形式的创造,创造的一切最终也必将被毁灭。以死亡来结束自己所不满的生活状态未必就能得到心灵上的解脱。只有打破观念和视觉上的围栏,让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来考虑问题,就会发现原先困扰自己的一些事情是多么地微不足道。

“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在哪里?”

顺着栏杆左面由煤做成的九曲桥进入另一个展厅,展厅入口左边墙上今年1月邱志杰在南京长江大桥继续他的“干预”项目时在栏杆尘

土下发现的14个血字:当爱烟消云散,我剩下的只有忘情。又是一位轻生者的遗迹,艺术家用水洗去这14个血字,然后刺破自己的手指,也用血写下了11个字,但内容确是“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在哪里?”

就如同美国金门大桥上那位知名的自杀救助者在面对意图轻生者常问的问题:“嗨,伙计,你明天要做什么?如果有,等明天做完了再来吧。”看似不经意的无关问题往往能将轻生者当时的自杀冲动引向别的地方。将事情看开,天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生命不就是这样吗?邱志杰对记者阐述,“我经历了从调查和研究这么多人选择在这样一座曾经是中国人心中最骄傲的大桥上轻生的原因到逐渐融入预防自杀的救助行动中,最后同志愿者们一起对自杀者进行了心理干预的过程,并从中找到了艺术创作的灵感。这也就是《南京长江大桥自杀现象干预计划之一:庄子的镇静剂》诞生的直接原因。”

苍鑫:由萨满回归人类的童年



苍鑫

◎本报记者 邱家和

近日,上海张江当代艺术馆举办了“天人合一”的苍鑫个展,展示了那位知名艺术家的作品——美丽细致的植物雕塑与巨大宏观的自然照片。正如张江当代艺术馆馆长李旭所指出的,这些反映艺术家近年来研究萨满的成果的作品,给当代艺术从观念和形式上带来了双重突

围。作品所表现的那种人类最原始的情感,对自然、土地的情感,让我们重温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从行为艺术到萨满

在中国当代观念摄影和行为艺术领域里,苍鑫是一位毋庸置疑的代表人物。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他自学绘画并开始了大量艺术实验。1990年代后期,他的一系列摄影和行为艺术作品在国内外众多当代艺术展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如“为无名山增高一米”、“身份互换”、“舔”等行为艺术。

从2000年以后,他开始研究萨满,还专门去黑龙江农村,对当地所保留的萨满文化做过调查。正如李旭所指出的,萨满是最原始的巫术,流传中有很多变异。苍鑫在考察中发现,在中亚的寒冷地带,巫师是精神领袖,扮演着多重角色。他说,他个人的艺术经历与那些巫师有相通之处:90年代做行为主义实验时,他用身体做作品,就像萨满的巫师,通过催眠让神附身,实现神人的沟通。

他还研究神话、史诗和宗教,特别

是其中的神秘主义教派如拜火教。不过他强调:“我的作品与巫术没关系”。他认为,萨满是人类的原始信仰,像人类早期的孩童时期,还没有被政教合一过,被文明社会过滤过,因此有特别的参考价值。他表示,借助研究萨满,他试图捕捉一种观察世界的新观点:人类最本能、最直觉的角度,一种“内视化思维”,借此掌握一种方法论。

构筑“天人合一”的世界

2007年,苍鑫开始构建宏大的由水、火、木、金、土组成的五行世界,里面充满着奇异、绚丽动物和植物;这些来自苍鑫心灵与幻想的生物共同形成了“苍式神话”。今年3月,苍鑫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和墨面画廊同时举办个展,名字就叫“苍鑫神话”。此次在张江当代艺术馆的展览,就展示了这个神话的一些局部:室内外光滑质感的白木和斑驳腐蚀的铸铁雕塑、实景拍摄与数码合成的摄影、随木雕平行创作的素描以及表现萨满神话的3D动画影片。

李旭表示,苍鑫是强悍的艺术家,他的人生经历不同凡响,依靠自

学成才,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经历过许多挫折。他的“天人合一”的作品让我感觉耳目一新。

李旭还指出,“天人合一”这个概念一直存在于中国的传统哲学,它主张人类应该更渺小,与万物齐平。因此他选择了苍鑫的数码摄影作品系列的名字“天人合一”作为展览名称,试图通过对自然、生命的描述与再现,提醒享受着科技发展在钢筋水

泥的丛林里迷失方向与自我的人们,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从中国当代文化看,信仰的缺失,使人类的境遇受到空前的挑战。对人类来说,哪怕是一个消费者,也有责任维护环境,比如水土保持、空气的净化等。他还指出,艺术有大量非理性的成分、超自然的因素,艺术创作需要灵感。苍鑫的实验对当代艺术有许多有益的启示。



苍鑫作品